

寺靜  
門軒  
著

繁昌後記後編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64

2

30

25

20

15

10





繁昌後記二編

蓮湖浪人 靜軒居士著



此間與世別乾坤紫氣何曾繞塞門無復青牛載  
道德仙人徒說老婆言

却說箇鬼役稟了道如是如是頭目道事如是新令  
更張不止犯罪就刑典少不得忠良亦應冤屈殺死  
鬼錄加編道中混雜好生戒把守則箇鬼役便唱諾  
去了

只看箇仙人羽衣翩躚飄忽來了揖一揖說起道某  
地仙某某日蟬脫的頭目問道汝們甚麼方術這等

010190616415



長生的多，則千萬歲，少亦不下數百年。因此上該關看汝們經過，極少如教人間，似仙家一般。我們安閑好生，免了煩惱，奈穢土人命，朝菌一樣，教天堂地獄，年中不堪叢雜。想汝壽亦數百歲的，面手猶做嬰兒之色，請問何訣至此？仙人道：無他，絕了色慾，是做第一義官人，如待延齡，須由此下手，頭目沈思久之，道人而絕，慾何樂之有？不如早轉生去，又漁美色，又飽珍味，快活做生之好也。仙嘆口氣道：是是，可謂卓見。在下初時，意謂仙境異常，一歲皆春，吃了碧桃，酌了醴泉，嗅着靈葩芬芳，聽着奇禽宛轉，居則瓊樓玉室。

行則雲車鸞駕，呼雲起雨，自由自在，莫不如意。好生垂涎，不過苦修多歲，方纔登了仙籍。何思經數年之後，安閑難任，漸生倦悶，碧桃也飽，醴泉也飽，連瓊樓雲車，厭了，不禁憶起當初坐着快輿，走了吉原，擁翠袖，吃紅鬢，聘着歌妓，幫間，照豪撒興，雲雨一場，餘醒未醒，去那駐春亭，新浴取快，吃了些醇酎，淡羨歸途，買舩入墨水航，向鳴閑步木母寺地方，來小倉庵，吃過書膳，復還舩上，金波樓臨水排宴，恁般快樂，今罷矣。治色思之，不得，傑味憶之，不得，好生苦惱，尋死也，不得，徒同壽於冥靈，長做椿木之生，當初一念，錯過。



只是百悔難追，今而得死轉生於牛馬，甘心的因思佛斷了輪迴，超過天堂，常樂我淨，不復轉退穢土去。想那成佛的，必定不免悔恨，百味飯食，厭飲不甘，一曲音樂，不任煩聒，况堯卒法談，又倦又困，那箇聽着，勾得畢竟苦樂相待，豁了心氣，一向絕苦，何緣知樂，所以為樂，樂土樂土，佛必不得所，奉勸普世間信男女，休欲成佛，休願登仙，勿費布施，勿進香火，万一和先緣追薦，上了天堂去，必道子孫不孝，使我成佛，吃過恁般苦惱，頭目謝道：妙論發蒙，誰不從教。

一夥計，箇箇賤賤，待直經過去，頭目喝道：待汝等

家業，何某上前惶忙，納頭道：實不瞞過官人，說小可等一夥俳優是也，頭目道：關法除四民道僧外，如汝等伎人，試之代票兒，好生演些戲曲，否則決不許前往。某道：前進不得，莫還人間麼？是固指望的，頭目叱道：爭使得進，也不許退，也不許半死半生，教吃多少，慘苦某皺眉道：也罷，奉獻拙伎，些便入隱所，箇箇打扮了，濟濟登場，內中一人拊節說起曲兒來。鬼脛雖短，續之則患；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治民道理，亦是一般，大公任物，不用苛察，此為政事之紐。當下秩父二郎重忠奉台命，守護皇居，且裁斷訟獄，其入



仁智公道奉職民庶敬服稱譽不置同僚岩永左衛門致連檢視東大寺造營自南都還與重忠同輪番馬卯究治惡七景清跡原來致連心性奸邪外粧公義內挾私怨依了虎威猛緝逋其連累景清所狎之妓曰阿古野待拷問他招形迹恰好重忠家人成清擄阿妓解了衙門來衙役走去自輿中拖出之看得玉手發彩蓮步生香愁眉淚眼更嬌愈艷錦襖未褫黑索幸免也像挿瓶牡丹水氣未潮帶雨海棠露華猶滴

成清嗔頭稟道從旨脫綁縛甘言溫慰百方究問他只道不認因率本身到致連不待言終高聲叱道汝怠慢怎不細縛他來不下狠手怎招認明日則我的直番親拷究取供顧衙役道快把那厮解了我邸內將去重忠過住道成清處置依我咐囑且今日是在下輪直足下何容喙好生休息罷去致連雖壯裏起雖理沒言可回鉗口默了重忠向阿妓道緣情立義汝等本領不堪苦楚供實汝所不敢且世人指着娼婦槩為無情義者汝欲使他啣指麼莫非漸壞了朋類面上麼我豈不察之雖然只不止景清一身係着天下安危縱引世人之謗汝如供招奉安幕府尊慮



斷滅國家之患，其功豈小小會得此道理，供他踪跡，罷阿妓擡頭嘆道：初時聽衆人言，公能酌情裁訟，嘖嘖稱譽，奴家倒謂世人風議，何必足憑。思是衣上之薰香，豈能保久。誰料今日究問，析理斟情，懇切透了，骨兒奴家懷抱之苦，苦於受鞭笞之戮，雖然苦奈真實不認，何以呈供，猶置疑不教寬放去，好生吃刑具之苦。熬苦是苦界之職，聽苦亦衙門之職，難言職字，有兩般，致連暴跳，吶喝道：休休，不任煩聒，不吃酷烈之苦，爭奈招認，聞得汝已抱景清之胎，我下手剜腹，扯出胎兒，做鸞阿妓微笑道：凌遲處死，亦甘心，只賜

死做仁慈。重忠道：汝怎硬強，欠不得到底用拷問，致連催喚衙役道：趁早拿了刑器來。重忠道：尋常東西不為用，在下預準備了，叫成清搬來安放。原來不是別物，三弦鼓弓十三篔排得燦然，致連吃驚，張眼，看何如。重忠徐徐起身去，一面命阿妓道：我待聽取汝試弄一弄，一面向致連道：足下亦听了，致連冷笑道：這箇什麼刑器，託究問聘歌妓，按曲取樂，莫敗鉢面麼。這等拷問，千古以來未聽的。重忠不採，向阿妓促道：汝不肯下手，欲呈招麼。不然，除非一撥去。阿妓何如，解其意，只是見迫，不過旋把箏調徽，拂歷數撥，嬌



聲唱起詞云

花影之芳也是與月有緣水影之清也是與月有緣影耶雖清影耶雖妍手已難捉口那可傳

重忠道今所唱詞意比自已不知景清下落是也罷且問汝與他添初時甚麼緣故阿妓回道何事委曲辱此鞠問疊指數來今則做昔當初平氏盛世他每日去清水寺獻香往亦五條橋回亦五條橋我眉招了汝目挑了稍吃着烟漸啜着茶因緣已結觀音經會見必約廿五夜何計壽永之秋西風翻浪平族入海登時與他訣別頭目喝采道妙妙何必收場汝等

伎倆果然是優快去快去頭目羨遣他去向同班某道汝我恁般俱坐我是重忠汝即致連某笑道使汝為重忠傭那三途婆充阿妓便好了

翠雲驛

去業關數里有驛曰翠雲有原曰賽河本驛係地藏佛管轄佛住翠雲宮驛名取諸宮此間並是山路比那死出嶺更險惡崇山造天銜谷陷地峯踴巒驤石驚泉怒向鬱林蒙蒼嶢岩滄雜中上下曲折開數條徑路到處瀑泉噴雪水簾灑珠澗流清徹毛髮可墜砂石可數真箇碧琉璃一般也像奇木交枝屈盤異



趣佳草吐香婀娜爭姿岫雲吐吞時刻行雨林靄聚  
散瞬息改景箇禿驢左顧右眺緩緩來過嘆賞道果  
然仙境我足迹徧天下未曾看這樣勝景當初我蕉  
翁豈無句驚人什麼沒覩碑石想此間人物凡俗無  
箇管掌雅事者可嘆可惜箇役夫在背後叫苦道險  
比着函嶺不止一倍我在世每每擔了重大的行李  
過了猶不見這般苦惱形勝畢竟不值一碗飯甚麼  
那俳家吟客望山道竒臨水道妙咄咄甚風流從我  
視之愚亦甚且那廝等千里就行不過一打包我的  
肩頭不擔分文利益抑古惟到處叫他稱先生思是

先生得莫非愚人別名麼莫非貧家綽號麼兩箇女  
人一箇老嫗一箇少婦並扶筇來到嫗道娘娘年紀  
猶少何病早世婦道拈醋之久惱恨害了身子嫗道  
這等莫非係小妻麼婦道是了良人蓄箇小妮子後  
把奴家撇了門外只管愛着他百般依他漸漸帶着  
霸氣衆婢也奉承他了外粧敬內抱侮每事言小夫  
人之命誰得不惱恨嫗道正是正是好生可憐婆婆  
亦不無惱恨孩兒所娶媳婦稟性默而拗操事任己  
毫不見婆的顏色少拂其意抵嘴外向誨之不從責  
之反唇剪刀也不會調和也不諳每天晏起猶且偷



開午睡的到是只顧喜演戲託進香每每走了勾欄  
暗地裏破了多少銀兩婆婆今瞑目想他技眼中之  
釘難言不生不伶俐之事七七齋奠必不供些一句  
佛名爭怎念的且今而知為那色空所騙他常日勸  
了婆道須精進念佛須勇猛施錢當屬續佛必來迎  
一直超過受了常樂婆平生念佛况臨終怎至心不  
念已知死何物不棄捐然而今如是這般音樂也沒  
聞紫雲也沒看獨往踏險已吃多少苦歎相說亦  
步互答認得一少女跌倒了抓起不得只得叫苦嫗  
道呀必是千金小姐好生可憐轎兒輦兒平素塵埃

也踏着不堪的這等險危爭奈走動恨不教我媳代  
小姐死了正是

追悲徒數亡兒歲後悔今知老嫗愚  
箇老妮子一步步念過又南牟又南牟說道書寫亦  
多少避襯亦多大佛甚沒消息莫非化度他方不違  
麼不妨受些苦且消滅前業弟子自刎入宮奉仕不  
曾吃人間慾味纔虧了假東西不過洩些心氣比視  
那僧侶還是清淨無垢的老來發起待勸建一寺資  
了真福百方攬掇方纔償願豈意新政猛烈可惜可  
憐把那浮屠破壞得乾乾淨淨佛怎不震動六地怎



不懲戒五惡不趁早加冥罰恐怕佛法斷滅去南牟  
南牟隨後箇老人佇立嘆道艱苦艱苦雖苦則苦把  
生時快樂乘除來猶是万分之一予何幸福生了太  
平世繁昌都內穿好吃美不必說蒙君上之錯愛給  
事左右以恩寵超衆之故宰臣亦奉承不置朝野指  
望我為主官職之與奪訟獄之生殺連商賈瑣屑之  
事件逐一屬託持來賄賂築山人事開海顧思爭些  
惹利害前程或難保因乞骸骨然君公破例賜朝仍  
陪了內宴是又格別之福既致仕沒有可復避嫌幅  
巾野服雲行鶴舉画舫載妓巾車命酒黃公之爐也

可拋着杖錢昨日去角力場今日坐演戲場那箇言  
不字身如是而委託仍集豈不福麼獨所愧不曾擔  
國家之憂先天下消受天下之樂琰王何如裁之雖  
沒大惡亦沒有小善天堂之快樂生怕受用不得哩  
箇人在背後大息道為國慮事怎容私心何況謀大  
事官亦大早計不加查勘立刻緝捕把無辜下了獄  
豈不虐但是我友其人被賣陷院不免繫累冤屈  
大小吃苦因自盡贖罪晦迹於幽冥的今聞世人賞  
玩我遺墨高價募之丹青成名豈我志噫箇人憤憤  
大步至渾身焦黑鼻目難弁識原來此人坐火結果



的惹了，不過嘆口氣道：目今如是，不免日後史官編  
我於叛賊傳中，豈不遺憾？與學問誤事，才能災躬教  
人不任，悔氣嗚呼！世徒取門閥，枉屈人才，宰臣至師  
長不見箇有學識，怎會道理？也不解人情，也不辦事  
體，只顧照舊規，一事不能處變，只怕失職，祿看衙門，  
做客舍收賄貨，充俸資，只但挾威光，願使俊傑，是教  
犬羊驅虎豹，一般悔氣誰堪？我的素願亦有限，太平  
世怎取封土公爵，不過數等超職，少展才能，朝廷不  
知待才，遂使心恙，做歸弄出天大的事件，來何等悔  
氣，且恁般焦黑，不知琰王認出否？莫或錯做大黑神

麼

嶺已盡，稍平坦，客舍鱗次，不甚異，人間。但是行人獨  
自單行，不帶着多少行李，側近之民，永免助役之苦，  
只看箇農夫，劈面遇着一士人，叱道：「記否某月日，我  
值初役之課，將肩輿擔汝，汝弄威無理，生事倒向我，  
計錢百而不肯二百，也不恕到數緡錢，方纔放還，使  
我破二日之業，快領一拳之報，早揮狼拳向他頂門，  
上打下，去士嚇得在地，告訴道：「凶暴之罪，百拳也能  
焚得獨，恐君向琰王面前說起這等事狀，去正不知  
吃什麼苦痛，伏請密之。」夫顧時認得箇亭長，待抽身



躲過去，便丟下士人，一力扯倒他，去喝道：「汝比那厮，罪科十倍，爭奈饒得向者，公某始就國惠，破舊額，夫馬之數減半，汝等大胆，照例徵役，沒了雇錢，欺上困下，何等！大罪，我待稟琰王，置重治，未聞吃數拳去，公亦踈脫，怎不查明，亂罪，是所謂徒善惠而不知為政也。看一小鬼鳴了鑿棒來，勸解道：「汝倘打生他的，不免本驛吃累，請大度收手去，當下眾人圍繞看，何如？」鬼顧叱道：「列位甚所管快，走快走！」

日已沈西，天色欲晚，各店前婢出呼客，兩箇客相携同走，婢捉袂不放，客道：「前頭有熟店，在快放去。」婢道：「阿呀，此所不人間，怎說生熟，請歇宿去罷。」客道：「我非鶴，非龜，亦非仙人，經過此驛，大抵不過數十年，何如無親熟，婢道：「已轉生，怎記了前番客道：「這等凡人，通例不瞞過，汝說我前生箇大儒先生，博聞強記，讀書數行，並下一回看過，万劫也不忘了。」婢道：「休說謊，不問好夕，一力扯入客，低聲道：「妓肯否，請今夜伴眠。」婢微笑唱諾去了，兩箇吃了茶，罷婢來報浴，甲先起身去浴室，脫下衣帶，向浴桶把蓋撤了，待下手，何思蓋又浮出來，甲錯愕，尋思：「一會稱贊道，蓋板重設，西方何等丁寧，不似我關東，率略贊了，不措，就把重板撈。」



出來道好好直舉一脚沒了何思桶底極熱急按脚  
來叫苦道單些陷了焦熱獄這般熱烈是甚麼緣故  
爭奈浴的何如手段是好且兩箇同宿我先吃此熱  
豈不悔氣何如方便分苦與他工夫一會恰好看木  
屐放在一邊拊掌道原來恁般備下我不省的就  
把屐着了沒一脚試試十分安穩喜道妙妙待把全身  
沒入尋思道妙非不妙還是何如坐着莫災後門麼  
湯也淺少或安豚兒決不及肩哩西方人氣儉嗇不  
似我東方豪奢一頭說一頭浴方纔出桶便把屐匿  
了道運籌桶中分苦於千里客妙妙乙未來早被別

客攙進來客詫道古恠何如連底板脫了把那板來  
踏板沒入甲心裏暗暗悟了其故而乙來促道汝怎  
漫漫取浴我昨被昇入功德院那行事的無情略略  
灌下些水了懷抱甚不快今日自親快洗淨去待客  
出照例沒入道妙妙正是

雨滅炎威脫仲達東風不復便劉家

關西浴桶向底焚薪乃用底板遮熱名曰五右  
衛門風爐東人所以不解

江都稅居者地主不許就居沐浴以故每寺必  
置浴所且編戶以五結隊每月交代輪流掌事



謂之行事人。

乙自浴還，坐下，按摩瞽師來，摸索跪下，道：「尊客等定，勞頓，莫討按摩。」否，乙道：「好生辱手。」瞽道：「諾，便向背後摩娑幾番，旋旋屈指頭，按殺去。」乙道：「師籍係何地方？」瞽道：「本貫西國，少年辭鄉，來京師，往江都，他浪華等，都會地方，莫不履歷。」乙道：「就裏孰好？」瞽道：「從地有便，宜一槩難論起錢，易得無似江都。但我們田舍人，畏其多災，天向冬時刻報火，每遇風夜，安心睡眠不得。且我衣食係夜中，殊不堪，犬屎之多，江戶男子極，妄夜分則朝街面小便去，時常險些被汗，豈不難堪麼？」

還是女子極，小心連卑賤途中不淨手，深夜亦必尋廁，不似京女郎，不避途次，但纔是江女好處。原來京女容姿婉婉，言語嬌柔，江女爭得彷彿。乙道：「汝漆指，否？」瞽道：「少不得試了些。」乙笑道：「好生可羨。地理風俗，何如？」瞽道：「江都雖好，不過地方廣大，人居稠密，形勝沒有古蹟，亦稀。京則東西南北，所到勝狀，所在舊迹，人氣溫，而品高，身雖卑賤，不似膝栗毛，所謂彌二喜多，八等踈放。乙原來江戶人，起了性，些道：「疾郎，壯大京有否？」瞽道：「沒有。」乙道：「割烹何如？」瞽道：「不及。」乙道：「娼門演戲，撲力何如？」瞽道：「並不及。」乙道：「汝怎只稱譽京？」



小視我都瞽笑了一會道僕錯過初時思想君等自  
京來便是不過獻媚勿論京師浪華連漢土天竺豈  
有似江都乙色喜道好好師術殊妙勞頓如忘便探  
囊摸出細銀與他瞽道未有錢可兌乙道不妨帶去  
我是江戶人瞽千萬謝出低聲道江戶原來易哄賺  
按人之生世智實始開慾心從動智即慾慾即智  
智未開惡亦不能為慾未動善亦不能為思夫使  
聖人佛子無智無慾何以講道理何以設方便其  
治天下其度衆生自非用智慾又何以為是知聖  
語佛說以智發而以慾述還制他智還戒他慾請

看一切衆生亦復以智以慾而理其生王侯無慾  
不能為國士民無智不能齊家儒而無慾何如刻  
苦讀書僧而無慾何如苦心修法治郎以慾取樂  
而妓女以智接之無智何以知樂無慾何以得接  
乞兒唯食之求似無智而其絕累非智何天子唯  
勞政事似無慾而其占尊非慾何嗟夫天地間何  
物無智何物無慾而獨嬰兒則智慾未動殆無異  
於木石木石其何因為善惡是所以無可昇之天  
堂無可陷之地獄其既無善惡琰王何如處之是  
以託之於地藏發遣轉生嗚呼其無智無慾地藏



亦何以得處分之

地藏嘆口氣道我任亦大比那聚穉教字書博士勞苦一倍較那抱兒哺乳穩婆婆辛苦一等撫育發遣轉回已不得也像拾收落葉一般奧州地方殊多弱兒不免我吃其累且都會地方有墮胎家是亦累殺我的聞得醫者說其方候孕後至四五箇月用麝香破之或言墮胎家豈用這般高值藥材別有處方蓋然矣近來小兒罹痘多殤而目今牛痘法行少使我免了作成但思人命注定痘或免死豈得免驚風脾疳等殺兒之病亦多何止痘已且往時痘輕麻重及

近歲麻收迹而痘倒重大想是天氣之變今用人力防之安知不別生何如疾病要醫人一時射利之術且其依利處分踈略累及我亦不少說未終小的的呱呱的吱吱的兒們陸續來纏大的攀錫杖小的捉衣裾佛一一撫摩了其頭道汝莫非摸索乳頭麼汝莫非尋爺麼麼可憐不可憐看着恁般光景想鬼亦掉着眼淚來說未了俄然地軸震動來佛仰面道百年來不見這等震動莫地獄更陷否曉得人間世界屋宇崩倒不免小兒壓死的思夫佛在世遇事六地輒震寶塔或湧後來地震不止寶塔不湧出還是



連佛閣崩摧時世之變真箇不可思議想補處佛出世不遠哩

驛頭有渡合同船招客載送水路約六七里客已疊膝而梢公未飽四下走徧高一聲討客待添一箇加半箇客倦悶不過內中有的起一性道天過二更怎不發掉有的道未知金毘羅船摸樣何如這箇甚似淀川船樣子那靜軒淀川絕句道是

竹竿画席脚纜伸喧聒難眠夜向晨說水談風語音異一船載得數州人

梢公更添了數客方纔解纜有的對眾說起道汝我

死也幸目下新政猛烈通天下莫不吃苦聞得那惡理寺某捏造巫蠱事狀把僧某配了沙門鳩因陪侍臣某又聞故理府某冤罪被幽憤懣不食死豈不可憐麼那太平年表登錄朝典極是詳悉其人倒得罪襖俸祿靜軒亦羅文憲他是飄然一布衣猶見沒著本身蒙譴逐況占鉅財者多遭惡理寺尋事籍沒有的道靜軒任疎不省忌諱且極口罵世據我觀之終身禁錮莫非就末減麼有的道他今毀形為光驢遊方生活強顯舊拙伎不耻可耻豈不打壞儒者面目麼怎不投環被石以殺死有的道聞他已死了豈有



此事是或訛言有的認出有的某道，啞汝原來強壯，何因至此某道偶染邪疫熱已陷裏，宜用承氣醫家誤用真武病勢還增劇，因別延漢醫又請西醫並道沒復方可施推謝去了，遂乞救於富士講者，他只管唱沈兒用水換藥未幾嗚呼尚饗是亦命數可憐使老婆一生守孤燈哩。

淀川舩猶載送數州人等，況其土合衆舩連漢竺以外萬國之新鬼運漕去了，渾雜可知矣某對衆說道我的浪華人民略話懷抱贊之列位世言浪華比二都讓一著依我觀之未必然我城池之傑蓋萬國所

無況江都固不足較我天王寺淨屠世豈有似之摩倒京之百塔且夫天下黃金舉歸浪華列侯亦不得不仰我賈獨所欠斯文耳雖然先有小竹今有東曠近歲旭莊亦來佳孰言賈人不吃風雅往初蕪蕪堂名奔走天下今日九山以詩名家文雅亦不為寥寥他新地迷樓道頓渠勾欄並賽過京師堂嶋米賭日本橋繁昌豈讓江都說未完某道我的即勢州人據我言之以我山田為皇國第一之好土京地宏麗不過禪利江土壯傑不過侯邸况浪華何足誇如把黃金論之那團頭亦富的黃白豈足掛牙茫茫宇內何



物抗了我大廟大家道，正是正是信州客道，五山十  
刹，雖京師多寺，何佛爭我善光寺如來神，則勢州佛  
則信州大家道，亦是了，越後客道，神佛雖貴，支旣不  
勾遮寒，不巴三千世界，莫貴於米，而我鄉穀粟之多，  
所謂斗米三錢，豈不好國麼？與州多米，一年遇荒，不  
免噉松皮葛根，當初丁酉癸未，飢饉，我土不看一箇  
餓草，且有七不思議，在未聞他方有一不思議，靜軒  
所賦，不思議中，一念與衆聽道，是

以火呼火，火即傳，用筒接筒，從亦燃，東隣西舍，引  
得遍塞，其原則熄，不延火之，所有油必有壩井，千

仞到黃泉，黃泉和油百丈牽，據泉製時油，堪煎油  
之與火同一脈，理不可議，吁亦天

海錄所謂泥油，此曰草生火，蓋蜀之火井是也，博  
物志謂之石漆

衆道，不思議，不思議，丹州客道，我的亦話說，我州故  
事，與衆聽，便執扇子，打下一拍，說起道，昔者源公賴  
先與五個，跟隨的一齊，打扮道士模樣了，向那大江  
山前進來，看得箇婦人，坐着溪上，把衣洗淨，血痕，跟  
隨保昌向婦，揖道，我們迷路到此，側近有人家，可投  
宿，香婦人道，呸，此所是妖鬼山寨，君等趁早去罷，險



些把身充下物保昌道不妨我們羽流那里怕虎婦人指着山頭道由此去里而迎小心戒之六箇辭了婦人鼓勇前往只看一坐山寨果然峻絕保昌先去叩門箇小嘍囉出應問道是誰保昌唱喏道失路之人乞借一宿房錢照例拜納嘍囉道待我去稟大王回身去了少頃出來說道大王叫汝等進去快來快來衆謝了跟着嘍囉進入望得鬼王坐了堂上倚玉几堆錦墩向大家道汝等果然黃冠造化也高蔬筍的血肉難上唇哩今命晚酌汝等陪話幫了些興衆深深謝道已許下宿歇又賜了盃酒何等福分敢不

領命早看侍女送了酒肴來放下鬼王舉一大白一飲倒盡道汝等須開量痛飲但這般東西任得否衆道爭奈當得某等並小戶請把小玉慢慢地奉陪話鬼王道任汝等便宜酒已酣保昌起舞展了摺扇揭了衣袂左周右旋鳳躍鶴翔四箇擊節唱曲兒鬼王歡喜極口贊稱看播州客接他手道長談莫教大家倦倒麼我的代汝說了我州故事便把扇子一拍說起道看得平敷盛鞭浪追着前踪直實趕來揮扇叫聲回回敦盛見招控韁勒轉回來不交問答閃刀取敵兩劍來往遮架斲殺雌雄未決遂棄刀相揪住兩箇



都滾下馬來原來直實膂力剛強年且壯敦盛妙齡  
筋骨猶軟怎抵當得被壓在地直實拔出小刀待剗  
認得其人弱冠眉秀眼清好生似兒一般不忍下手  
肚裏尋思道殺之不過貪功不如活之完璧就扯起  
他來道四下裏幸没人郎速逃性命敦盛不肯道雖  
欠傍觀豈不慚心且平氏運已逃滅亡有日與羸魚  
腹寧死英雄之手真實勸道郎能肖孩兒我手已軟  
速去敦盛躊躇未去忽聽得背後有人高聲叫道直  
實二心莫非送欵於平氏麼漢人在傍挾口道世指  
日本稱武國真個然矣故事無不戰伐但聞方今慣

太平勇氣漸消我漢亦然近日因鴉片事件一旦起  
了兵端而照代怠於武之久弁官通不中用夷賊猖  
獗旬日間陷百城京師震動遂約和親納了歲幣方  
纔收兵正是宋末之光景豈不慨嘆與朱幾洪賊嘯  
聚奪掠江南賊勢益旺危迫北京幸賴滿兵救應一  
時冲散去了勢氣猶熒天下騷擾未知結局何如有  
亞墨利加人對漢人說道貴國近歲鬧天鬧地的擾  
亂帆商不通還是日本甚困於藥材欠缺萬國今莫  
不互市而那州獨守舊規除貴國和蘭外不肯容交  
易豈不頑乎豈不硬乎但魯西亞英吉利等猶畏其



武勇未下手，我將帥彼理。年來計畫，索性打探那國，  
動靜。或洋中漂客，或鳴內犯罪，迎取其來，錄用厚養，  
以故諳其水路，審其暗礁。今道日本太平之久，武弁  
偷安，不復講兵。勇氣萎靡，畏怯忌兵，俊傑屈下幕庭，  
無人早晚。我待將戰艦安放，巨鉞直搶海關，迫江都，  
觀兵威，強開互市。難言他不狼狽，必失所措。云云可  
惜。僕未及見，而下世不知。目今闌入否？漢人念句詩，  
道。

芳妍向這，萬紅中。情意惜春，誰不同。早晚應來更  
夜雨，騷人預恐落花風。

森羅殿

天風翻幡，曉雲方披。玉蕩金擘，煥煌注彩，朱楹碧欄，  
爛粲交光。宮門嚴穆，階墀肅謐。冥官翼如，取次參朝，  
只看珠簾捲處，閻王執笏，坐下。一一受頭，畢宣道：聞  
得東方世界，閻老某大擅威福，權凌君上，暴苦下民，  
破舊典，發新令，使世騷攘，不康食。理寺某等，耳目尋  
事，苛虐佐天，羅織巫蠱之狀，首陷了一舊臣，誣某下  
囹圄，使不食而死。又擠某，又斃某，前庭舊臣，一洗掃  
地。名成奢侈，實逞私慾，震列侯，徵賂貨，罰巨商，沒財  
布，朝野戰栗，傲激雷迫，頭地震，奪脚之恩。朕思欲向



淨玻璃鏡照了查驗快拿那鏡來冥官應聲隨即令  
牛馬首二鬼把鏡兒搬來東向安放去正是

誰識眼球穿屋漏不唯耳朶屬垣牆

照得新政光景逐一上了鏡面來深川地方七所妓  
院其一曰新地樓枕海濱宏麗佳潔殊宜納涼更宜  
觀月魚鮮酒美水路之便樓船猪牙舟相逐爭集長  
年向棧板報客某樓箇財主率數箇幫間來打排宴  
席水陸珍肴續續擎將送來粉頭簇擁紛紛上至嬌  
模嬌樣箇箇唱了万福道大官人何如踈濶今日甚  
風吹送來箇幫笑道東風便周郎箇幫道那周郎

不過鎖二喬官人比他倒是福分多大不知自今更  
鎖了若干喬財主顧道休聒粉頭早把三絃調一調  
鶯喉圓滑唱起詞云

露耶言汝同睡芦耶言我不眠那訟何如遮掩這  
訟冤屈何然芦花抽時帶露鮮妍

幫等喝采了箇箇笑謔起身舞跳財主授一大白賞  
了便擲細零銀子做纏頭大家歡天喜地堆天收了  
財主向幫問道近日有何奇談幫回話道沒有但聽  
道路言政綱更張除言原外把所  
在妓館一向撤了  
使其人改着家業或如斯言不免該地亦歸烏有我



們何如過活的，豈不抱鬼胎麼？說本全了，鬃引了個主顧某，惶忙趕上來，財主瞥見頭勢不好，着急道：家中弄出甚麼事故，某叩頭了，一面拭汗，一面顰眉道：事狀極凶，主出門未多時，公差人搶入來，喝令道：本舖嘗置辦私貨，官查出，明白以事係往舊，格外仁恕，罰不及身，籍沒家產，一徑封鎖倉庫，去何如是好？主火速去別業料理，則箇財主吃驚不小，顏色又青，又黑，猛聞家內騷擾，叫苦道：道路之言果然不誑，公差已來了，何如便好？粉頭幫間一閃爭先下梯去了，正是：

百花爛熳春酣處，一陣驚顛風吼來。

當下連根津谷中赤坂堂前，盡驅填之，吉原

琰王支頤，觀一觀道，輓近吉原，漸向式微。私窩日月興旺，奢侈徒過分，撤除為墟，未為不可。獨如局院，則賤人之樂境，宜留充其慾，今槩除之，蒼頭丁役，去那里頑硬的，不免私通強淫，弄起利害，雖身有貴賤之等，慾誰不同之？貴官占數房之樂地，賤役措一刻之興頭，無情曷然。戾天理，破人和，我恐天地蓄怒，十年之後，地震海嘯，大災荐臻，咎徵必見。願冥官道，京之鳴原江之言原，並是紅粉之海，風月之天，公道充慾。



繁昌後記  
二  
七  
古典猶存何如恁般寥寥是甚可疑也汝等有所見  
替我說破來忽看箇官某出班奏道臣謹按歲月之  
久時世之變本末易位諸凡皆然勢不得不然非人  
力之可挽回也視之漢上自周室東遷以後諸侯擅  
權五霸互起既而權運於大夫威旺於夷狄三晉分  
地秦擄六王何代不然何國不然事雖異理則一今  
鳴吉二原不旺亦是也且思世態愈降人品益下趨  
鄙俗棄品格然吉原之法原來重品其接客初不輕  
獻笑入房亦不解衣帶曰初會曰二會及到三會定  
情之夕始稱狎客且每會處置必依典例且非醫員

不許坐輿入大門鳴原法度蓋亦準之古人所取今  
人所舍世態變可以徵也以臣觀之二原不打破舊  
章墜却高格決不見昔日之繁昌鳴原比吉原衰微  
更甚祇園新地等委巷還是旺了且稱聲妓者其售  
色同之而權倒駕真妓不似鳴原媚貴而歌妓居卑  
是所謂似而非者與偽君子道學先生同樣可惡之  
甚也然而都人倒是之悅人心不古亦可以嘆玳王  
點頭道極是極是朕嘗思量鏡面所照不過極形狀  
言語不達委瑣事情甚難詳悉因讀繁昌記他則多  
錄所聽與鏡中所照庭徑不少頃又看他所賦吉原



歲時記就裏有一二難解欲憑汝審之便把詩冊交割某拜受披展朗誦詩云

一味春風五巷新翠松綠竹入嘉辰休言此際欠梅影玉骨冰肌別有人

櫻花輪了幾車輪二月景光垂盡辰也似阿娘辭舊梓芳姿流轉落風塵

花時例看戲山花淨域花勝苦界花恰似嬌禽放籠去狂飛追逐別園花

王道聞三月栽櫻七月張燈八月演戲是為茲境故事  
中街櫻花之景想熱鬧何如舍之及東戲某道此  
月娼家率離妓歌妓幫間等觀花別所或東台或墨水  
游蕩暢興亦是例典乃舍彼取此作者新思如此  
而脫常套二月題櫻亦然王道好

櫻根滌處鼓蓬蓬神樂來追柳絮風上下活毬宜  
條手自由穿去彩筠籠

王道神樂係常有之物何限以四月某道這箇俗間  
所謂太神樂其鬻伎於市莫有時節獨來此地專用  
是月例自昔然蓋是時花飛蝶驚景致蕭疎日長如  
年所以解大妓之倦動宿客之興

聲妓紛然助人事精裁並手一旬來紫蘓誰識倩



香瓜辛苦却稱甘露梅

王道香瓜何如某道是茶房人事例以是月領贈稱之甘露梅是係去年所製乃用本月更製備來歲例倩聲妓之手妓亦以被倩之多做面目是其所以然紗籠掌火玉玲瓏滿地光輝與晝同品剪評裁何熱鬧不知天下有秋風蓮步移時風不禁素粧一日也千金那疑顧盼生光彩即是白衣觀世音

王道觀世音何義某道是月初吉大妓並穿白衣循行拜吉亦茲地故典世所知也

繡帳眠醒了曉粧繖羅履玉拜重陽蘭香吹管迎  
豪客不許黃花擅晚芳

梅未蘇魂菊萎霜人間供佛欠芬芳此花製出生  
花手朶朶受風脂粉香

王道此花何故帶粉香西施亦華則齋臭某道是月  
世間之花娼等製紙花供養佛不過鬪巧非故事也  
冬天已闌一陽春梅吐寒香雲物新吉利主翁祈  
禱去白頭叩盡白眉神

王道白眉何如某道是翠翹傳中字面靜軒假借用  
之娼門各祠其所信不必何神



刷工画伯費經綸，滿壁丹青光彩新。孔雀鳳凰爭展翼，臘冬已徵太平春。

王道修壁画，何限本月某道彩。雖不減改画迎春，此亦吉原所以為吉原。係凡画師歲晚衣食例然矣。且除夜前太神樂復來，打扮異常，不用獅頭，着狐面，蹀入門，鼓吹喧闐，舞蹈唱祝，是亦故事。雖都人多不知，王道是可謂補遺漏。蓋作者亦不知也。

照出箇忘八埋頭沈吟了一會道：何算忽地壞了衣食，那里改業便了。開米舖，開帛舖，孰利，築酒店，築油店，孰便，買田為農，安心則安，心想不堪，疏食買業為吏便宜，則便宜書計難驟辦是也。罷商賈，利息多亦不過三倍，或連本錢折了，是亦難保。握文憑，貸銀兩，難言一一完璧照物件，出金不贖，也不失原金，要無如閔當舖，又手久之翻然改卦道。險些江都多災一時，遇火連倉庫做烏有也。罷世間何事似前業，占利居貨，衙賣有口腹之養，無消損之害，何等悔氣。紫性培了，搖錢樹頓遇絕根之斧，嗚呼！

官令三座戲場移之於金龍山側，賜名曰猿若坊。其地原係某族別邸，誅伐草棘，填塞汙池，狐鬼棲息之境，忽變做歌吹喧嘩之鄉，使人動桑海之感。



別郎地方古昔係驛路常開馬市以故西邊廂坊  
今尚存馬道之名俳優住原地良民雜居無有差  
別今驅諸此地不許妄外住且其出入冒藤笠以  
別良民是新政中之善條獨所憾地非其地隣觀  
音負吉原劇偏一方不如移之於深川之善也  
照得三座劇場屹然相抗煥然一新三街茶房左右  
櫛比揭出招牌丹青爛發光彩奪目擇吉開場鼓聲  
鞞鞞天色欲明羅綺聯袖步步爭先  
看客皆投茶房卸裝易履飲食筵席茶房掌之而  
有大小新古之別大房揭長燈小房掛毬燈以識

別立外面誘引行人者字曰水虎蓋水虎善扯人  
沒水所以命此名

一僮佇立仰看招牌水帘捉了其袂勸道恰好今值  
第三齣請一看去罷僮問道幾文錢帘道僅十六文  
場中並是千金優人瞥見其面猶是多幸况其勞動  
手脚豈不好麼僮道諾就履虎尾進入所入之戶曰  
嵐木戶僮待更鑽進虎過住道十六文係木戶錢更  
出半緡錢僮道汝莫哄麼虎道這箇場內公典非我  
私也汝亦不鮮事並是千金優人十六文怎觀過了  
僮道也罷便與錢前進而距演場數百步許有欄遮



之不許前進且前面客摩肩疊踵僮左張右望挺了身子不得寓目虎道更添了一縷我方便使汝去樓欄上十分取觀何如僮道既騎虎依汝方便虎便率僮上了此所曰聾欄聲音不達不過遠望舉動因名焉僮上了待坐庖道一縷係欄錢亦如前例汝欲縱觀更加二索僮起了火道使不得汝果然騙我不復欠半錢虎道汝亦認得欄內看官並拋銀兩買坐我方便教汝與他一樣取觀汝倒生起風火是何道理休休我亦自此辭僮嘆口氣道也罷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遂倒囊交錢

新政之初究治奢侈罰及俳優江戶則市川海老藏浪華則中村富十郎並蒙譴逐優猶然矣况豪農鉅商罹憲沒產不知幾若干名令曰庶人穿絲帛坐華屋家狄用金銀並有罰女兒首飾不許鬩甲金銀云云坊間禁歌妓整頭女租居坊正檢點不至或隱匿不告並重治戒之戒之

琰王道戒奢靡正是善政但如優等別是種蠢物其奢過當誰教之然要因貴門寵待愛之不置某道真箇如盲目下新令不戒而驟治害天物不少譬人之育子溺愛不戒傲惰放逸習以成性及生長之後驟



警之見其不從暴怒屏之豈不與之似一般麼且世雖趨華奢貧苦之民何以吃好穿美教素封家似貧窶一般何如融通貨財王道然矣聞某公吃蕪穿綿儉以率下其意欲使通天下取儉於己豈不過麼儉非不好但可行之於一國茫茫宇內連貴人着綿綿值必騰貴貧民何以掩身不免凍死必矣且桑土地方用蠶代農今令世間不用絲蠶地人口何緣理生官亦欠租稅不知天下布征幾万多兩我欠彼凍兩不便是之不省漫然說儉我不知何意也鄭聲淫為人之上者固宜退而不聽但下民喜之何如一切停

止人心之和即樂孟軻氏不云乎今之樂猶古之樂是就心上和樂說去今為上者演散樂取樂或自舞蹈怎獨使下民無聲音之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使民獨苦其所苦而不得其所樂無情亦甚如聲妓亦鳴太平之具軍國猶演歌舞於營中况照代都會之地何如一槩驅之獨如整髮女不可有之物執巾櫛事夫女子之職分雖貴人宜自梳理况卑賤不可不猛禁也或言貧家女自理頭髮費日妨業不如僱人一頓食間了之也嗚呼幼穉不習長大爭理女風不正是亦誰咎初孰弄出這整容女史噫獄卒在階下



箇箇欠伸不禁低聲道今王好生理窟莫非前生道  
 學先生麼不知鏡面更照出幾段新景且看下回何  
 如

繁昌後記二編終

叙



天堂之樂地獄之苦將為有耶抑為無耶楊子  
 曰彭不孔雖得乞乞而足亦而名苦孔之也  
 夫至聖之教尚有若若存焉况凡生乎積善  
 之業示善之殃是或臨深潭或處大堂則  
 天堂地獄安知果亦有否哉本師靜軒在  
 佛前看對帳鬼所若而卒遂指地獄欲記其  
 變相以消疫之生名強曰繁昌後記未及持  
 行忽收往生極樂詎今四十餘年稿中尚  
 存焉書雖本筆字間將刻焉來請緒云余



笑第之曰子之願誠能屏攝而生極樂者可  
 雖然此篇之出後者由是見叫喚若楚之慘  
 而安否之可懼善之可樂者或有之則治之接  
 若亦方便可也一經沈水加三拜投散胸中  
 活富驅唱投之以香明治十年丁丑月十二  
 月五日半探在任初幸萬年後保書





